

足迹

董明科 著

作家出版社

足 迹

——

陈惠良著

足 迹

董明科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足迹/董明科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1

ISBN 7-5063-3645-6

I. 足… II. 董… III. ①文学-综合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2355 号

足 迹

作 者: 董明科

责任编辑: 贺 萍

封面设计: 刘之君

出 版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(邮政编码 100026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 刷: 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00 千字

印 张: 5.25 印张

印 数: 1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63-3645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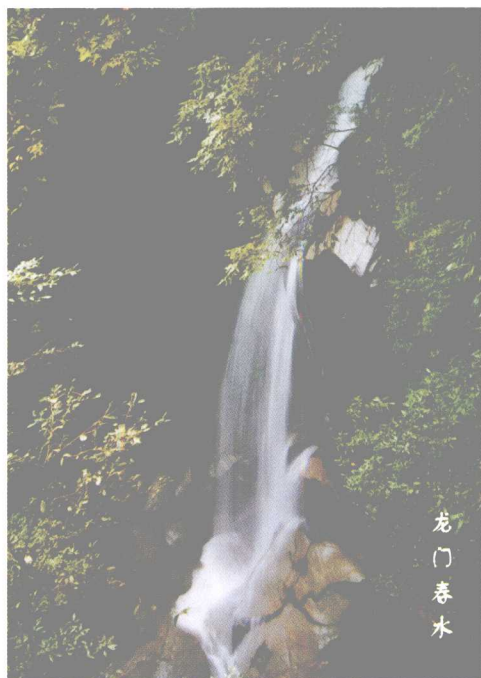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

龙门春水



小桥流水

足迹

董明科 著

作家出版社

珍惜光阴不虚度

——《足迹》序

陈金祥

—

读董君明科先生的散文与诗集《足迹》，纯属是没有想到的事情。他家居宜昌，我蜗居长阳，现代的交通虽谓便捷，但总因俗务缠身，几年里难得一见。一日，董君忽来电话，说是将历年所写的散文及诗作，已编成一个集子，得挚友襄助要为其出版。我立即表示，好事好事！接着，董君说，要我为该书作一篇序。哈，这可是一件光荣且难的事情。但既然是老相识、老同事、老朋友，我也就勉为其难，将这事答应了下来。于是，从网上，得他的夫

人付士英女史襄助,给我把书稿传了过来。

二

我与董君相识,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。那时,风华正茂的他已在长阳县七中(厚浪沱)呆了几年,那是一所当地颇负盛名的学府。而我方从大学毕业,与董君同样选上了这门“教书匠”的职业,更同在一个区,又同样教授语文,于是,几年下来,人也就熟识了。但坦率地说,当时的我与七中无缘。过来的人都知道,那时方从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,一如臭狗屎,接受改造自不待说。我接受改造的首遣之区便是地处深山中的古坪公社,那里有一所戴帽中小学,学校有初中生大约上十个人。好在我去报到的时候,已临近放寒假,学校也就没为我安排课程,趁闲我跑到后山的校田里,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,烧了几堆火粪,窖了一坡洋芋。紧接着,全县教育战线学习山东的“经验”,掀起了一场“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运动,由此我便被打发回乡,回到清江边的马连。期望在故乡还可以施教的,哪知回去的人多,而其他地方又特别乏人,于是乎,我又成了支援外乡的对象,被选派到西阴公社的马连坪中小学。两年后,我再次被派至金

伏公社初建的宝塔高中，又一年半以后，送别了一班高中生。大约是有关方面到底认为我这个人“才堪利用”的缘故吧，终于，1973年，便让我踏进了七中的门槛，那感觉，真不亚于再上一次大学。我与董君的交往便从这里真正开始了。

厚浪沱是一处极美丽的地方，清江西来，绿水一湾，柳影横江，鱼跃莺鸣。我的小学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学校坐北朝南，是由一所旧祠堂改建的，门前有两棵合抱粗细的梧桐树。进得校内，是一个前厅，厅顶是一个阁楼。再进则是天井，分上下两层，中以台阶相连，上层的東西两面，各建有一面高高的风火墙，墙中各嵌有一个石砌的大圆门连通两厢，厢房则是一排教室。自从开办中学以后，教室已经不敷用度，于是，在祠堂的东面，另觅新地，新建了一座拥有八间教室的两层楼建筑。这栋楼房，说得好听点，是七中师生勤工俭学的硕果。而实在情形是，它是七中师生用肩膀没日没夜背出来的。据我所知，有的学生，一年中背坏了两个背子；有的女生，例假来了，还没能完成任务。当时，董君带着一班学生，可想而知，他要以身作则，苦是不会少吃的。幸亏他出身农家，从小就经历过寻猪草、拣豌豆、收花生、钓鱼、赶集等一系列劳作，练就了一副好身板，没让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垮。可怜，他的一位好朋友，也是我后来结识的一位好老

师聂德光，就没那么幸运，一个正当壮年的人，几年下来，尽管得到大家多多照顾，还是拖得面黄肌瘦，最后肝炎的折磨终于不支，走了。

我到厚浪沱，已是晚来一步，未赶上那阵子的“勤工俭学”，但我仍旧参加了建楼以后的扫尾工程。那就是继续背岩头，运煤炭，烧石灰，粉墙壁。一天累下来，人几乎散了架。更可怜那些农村来的学生，粮食本来就不多，衣服也单薄，不经磨，仍得听从安排，受苦受累，在长身体的年代却要去执行那种大量透支身体的任务。然而，作为教师的我又奈何呢？此时，我独佩服的就是董君，他在那种日子里，依然乐观，依然放达。何以见得呢？翻翻《下雨的日子》就知道——

瓢泼似的豪雨已经下了一个下午了。我的寝室安在祠堂前厅上一间小小的阁楼上，年久失修，以前几次不大的雨，漏得我不知把床摆在什么地方好，这一次简直没有了干处。晚上，雨小了些，漏有什么办法呢？找来四根竹竿，绑在床的四角，绷起油布。裹在湿漉漉的被子里，满耳沙沙的雨声、哒哒的滴水声，满脑子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的诗句，琢磨出杜甫那份阴冷秋夜的苦涩原是禁不起推敲的，跳到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”，自然感到李清照的那份孤愁。不过，青春年少，朝气

蓬勃,有志追踪“万世师表”的我,在依山畔水、弥漫书香的古建筑里,与一群天真烂漫的山村少年朝读夕作,戏游歌咏,亲密无间,满怀欢乐。

难得董君这般可亲可爱,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其实,董君也有血性,也有生活的另一面,感到孤寂,感到无奈,感到苦闷。这从他的那些文章中,都不乏这类例子。只有一点,他比一般人都强,什么?善于化解,善于适应。就看那篇《厚浪沱》吧——

祠堂依山傍水,古香古色,参天古木簇拥掩映,环境秀美、清幽,选作学校极其理想。然而我被分配到这里教书时却有被遗弃的感觉。是多情的青山绿水,春花鸟语,秋风红叶化解了心头郁结。泠泠的钟声,琅琅的书声,伴我日课夜读,教学相长,与朴实可爱的青少年和乐相处,亲密无间。傍晚,一身轻松,或登高望远,苍山若涛,清江似练,在夕阳残照里逸兴遄飞;或偕三两伴侣信步江畔,渔父撒网,鹤鹭翔舞,船夫纤歌,在大自然温馨的怀抱里乐不知疲。厚浪沱的生活恬适而有规律,洋溢浓郁的书香,使人清心寡欲而驰骛邈远;喜作教师是最佳选择,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,追踪“万世师表”是最大的幸福。

我也想过,董君何以这般心境,当我看了《写给“纤夫”》以后,也便豁然开朗起来。文章说——

穿山越谷的清江,有许多飞流险滩。逆水行船谈何容易?尤其船到滩口,湍流仿佛被惹怒的猛兽,咆哮嘶鸣,张牙舞爪,迎面扑来。船身颤抖着,颠簸着,经受着严峻的考验。纤夫们背着缆绳,身子俯下去,弯成一张弓,双脚蹬在坚硬的岩石上,或松软的沙土上,手攀着岩壁,或拽着灌木,用低沉而雄浑的号子调整步伐,集合力量,缓慢地而坚决地一步一步前进,粗犷而厚重的号子声被抛在身后的峡谷里回荡着。在烈日炎炎的酷暑,我总见着他们豆大的汗珠从赤膊上滚落下来,摔成花瓣;在寒风如刀的严冬,我总见着他们单衣贴着脊背,冒着蒸气般的热气;在缆绳拉成直线的时候,我总见着他们紧绷着坚毅的脸,心怀着上滩的目标,只知道用力,只想到前进,直到船上了滩,才眉心舒展,又诙谐地开始说笑,并准备迎接第二道险滩……

目睹此情此景,我就想到“坚毅、顽强、奋斗前进”这几个字。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人们的躯体里,蕴藏着一种多么可贵的闪光的精神啊!

语言的隽美与思想的朴实让人一看便知,人确实是

要有一点精神的。对人品格的高歌和对品性的提炼也让人一见便晓,人的行动与实践对于塑造人的灵魂有多么重要的作用。而能于平凡的事物中去发现、去体味不平凡,那是一种历练,一种修养,一种道行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

可惜,我在厚浪沱仅仅过了一年半时间,正好在又送别一班高中学生以后,我也被调到县里,并从此离开杏坛。时序推移,人事变换,董君其后也改从律师,继而调到地区党校执教。古话说,良禽择木而栖,我深知,他的品行、他的学养、他的才华,那地方才正是适宜他驰骋徜徉的场所。

三

董君的书定名《足迹》。按说,人的一生,经历何多,谁人没有足迹?只是人各有别,秉性有异而已。有的人活得充实;有的人一生窝囊;有的人胸怀磊落,清白处世,老老实实;有的人却浮华纤巧,滥事钻营,蝇营狗苟;有的人自力更生,奋发进取,饱尝艰辛;有的人却声色犬马,饱食终日,沉溺萎靡。真个是人上一百,形形色色,说不尽的世间众生相。

我本平凡,但我比父辈略强,父母是文盲,而我生在一个好时代,能多从书本上领得一些圣贤之道。但即便如此,我仍无力去评判或者去指点一个人应当去怎样地作人,怎样地处世。但是,在翻过眼前的这一篇篇作品以后,有一种感慨不能不油然而生。什么感慨呢?坦诚,那份最难得的作人的坦诚,这真是最深最深的。

也许是出于对过去的检讨,董君以些些文墨即剖露了自己的那份心迹,从而也让人见到了那份可爱的坦诚。在《慈爱》一文中,作者是这样自曝的——

“痴家家引外孙。”外婆真的痴。她病重的时候,知道不久人世了,盼我去见一眼的愿望都没实现;一晃三十多年,我没爬过她的坟顶,舅娘说我无良心。

看来,作者真该回去给外婆扫扫墓才是。但作者是不是真的是那种“无良心”的人呢?看过文中那一系列的回忆镜头,那种良心的透视、解剖与自省,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质朴关爱,一切尽在其中。作者把那份永不忘却的爱,藏在心底的最深处,这不是人间最值得赞美的真情是什么呢!事实上,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当今某些人,利欲熏心,亲人在世的时候,视若路人,甚至路人也不是,平时从不见他(她)去问寒嘘暖,更甚者恶语相加,亲人

的一切都似乎已成了他(她)的包袱。而他(她)自己却可以脸不发红心不跳,甚至于追腥逐臭,花天酒地。可是,亲人一旦去世,他(她)立马就大起排场热之闹之地大办丧事,锣鼓敲得震天响,鞭炮挂挂通宵炸,似乎向普天下昭告,唯他(她)才是孝子。每到此时,我总也感叹,良心哪良心!

古人云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董君之于亲人的那份情感,从《打摆子》中的祖母,《父亲·父亲》、《晚凉》中的父亲,《母亲走了》中的母亲还可以看到。那发乎内心的爱,是那么深沉,那么诚挚。

孔子说: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。”人真能坦诚是不容易的。就说“文革”吧,“文革”过去多年了,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,不明,不懂。他们多不过只能从电影、电视中才知晓这些陈年旧事。而我们这一代,是亲历者,是参与者。现在有句时髦话,就叫“贵在参与”。可是,我老实说,参与“文革”,那不管是一场虐人的闹剧。当闹剧收场的时候,留给人们的伤痛实在太多太多。

董君也是“文革”的参与者,我尤其赞赏他的又一个坦诚,那就是敢于对“文革”中的自己所持有的批判态度。他不像某些人,至今还在那里洋洋自得,以在那场人类浩劫中,仍以一向“紧跟”、“正确”自居。正如他在《心历》中所说的批孔,当时他也会振振有辞,也曾激昂,也

曾义愤填膺。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,他心里构建的那座是非之塔已开始倾斜了。而当他从书店买到一本《<论语>批注》慢慢品读以后,更幡然醒悟过来。他深责自己“侧身其间,不懂历史,不明究竟,随波逐流,人云亦云,何等幼稚”!最后,他更从社会广角的高度概括出这段心历——

孔子逝世两千多年了,遭到作贱、玷污,不是孔子的不幸,而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不幸!

我相信,孔子九泉有知,听了他的话,也会发出会心地微笑:孺子可教矣!

四

商潮滚滚,物欲横流。难得董君人老了,退休了,赋闲了,还像往日一样葆有那么一颗中正贤良进取之心。以一管旧笔,思既往,叙人生,写游记,酬朋俦,缘情体物,宁静致远,语言的朴实不用说了,叙事的简捷不用说了,作者的悟性与灵性更无须说了。仅凭勤奋这一点,就叫人肃然起敬。当然,也不是所有的人会有这种感觉。正